

“做一块中国布，让世界认可” 一块布背后的决心



通讯员王忱、杨茜报道

位于海宁许村的海宁市天一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纺织”)展厅中,一卷缭绫静静悬垂,如明月当空,飞瀑流泉,经纬之间,繁复尽显。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缭绫”是当时与罗、绡、纨、绮皆不同的珍贵织物。穿越千年,缭绫独一份的气质与天一纺织总经理鲁建平的上下求索不谋而合。

去年,鲁建平的天一纺织与例外女装品牌、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打造“传袭再造”项目,历经百炼的试样复刻,在时光长廊中消失的缭绫得以“重生”,不仅适用于诸多现代服饰,也被应用到了当代更多场景中。

穿越古今的精美织物,柔美而精致、低调而珍贵,于静谧中流淌出一群人的决心——“做一块中国布,让世界认可。”

乘风 于起伏之际,见方向

20世纪80年代,海宁许村的纺织家庭作坊四处兴起,鲁建平的父亲也投身大潮,于1984年创

办景树织锦厂,主营织锦缎生意。

2002年,大学毕业后的鲁建平接过父亲手里的接力棒,走老路还是闯新路?作为创二代,彼时的鲁建平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同年,景树织锦厂正式注册为天一纺织,做的还是织锦缎,却瞄准了完全不同的市场。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出口贸易成为最大风口。“乘”上这股东风,天一纺织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公司网站。

不久后,一些海外客户通过网站找过来,很是看好中国传统的织锦缎面料。短短3年,天一纺织从一家小工厂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最大的织锦缎供货商之一,织机从不到30台扩大到300余台,产量足足翻了10倍多。

可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巨大惊喜中,风潮比想象中来得更快。2006年,天一纺织的大客户突然停止了织锦缎的采购,先前生产的30万米的布一下子没了出路,堆积在仓库里。“几乎是突然之间,一切停滞了,公司只有7个人留了下来。”鲁建平回忆,天一纺织似乎一夜回到创业期。这份阵痛,也促使他深刻反思,

然而,追求原创,并不简单。2012年开始,鲁建平开启了“世界之行”。两年间,他走过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等,见证了世界的多元,也重构了自己的认知——东方有东方的精彩,但置身世界之中,才有更多可能。

溯源 于古今之间,创新生

游历之后,鲁建平开始思索——什么样的面料能够代表中国?于是他开始从传统中找灵感,从历史中找答案。

与中国传统织物的初见,源于一次偶然的“云锦”复刻。云锦作为中国传统丝制工艺品,有“寸锦寸金”之称,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

“复刻一个古代面料,需要研究很多文献资料,越深入越感受到其中的奥妙。”经过不断研究,鲁建平将这些消失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古代技艺“捡回来”,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灵感能量——用当代技术实现古代工艺,并赋予其摩登与时髦的审美符号,真正将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去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找到天一纺织,希望他们助力复原陕

西法门寺地宫的千年缭绫浴袍,为鲁建平的想法提供了又一次完美的实践。当年,天一纺织投入500多万元,与例外女装品牌、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打造“传袭再造”项目,致力于还原“千年缭绫”。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现有的织机太先进了。”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传袭再造”项目全过程参与者鲁佳亮解释道。鉴于现代织机的超高速生产效率,纱线必须具备适当的捻度以满足生产要求,而缭绫的纱线是没有任何捻度的,要把古代面料复刻出来,这就需要一台专属于缭绫的织机。为此,天一纺织特地腾出一台织机,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装,以确保其能够满足缭绫这种面料的特殊生产条件。

“我们前期提出了五六种方案,每一种都要调整经线、纬线的密度和纱线的粗细等,而这些大部分都需要人工一个个操作,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鲁建平回忆道。半年后,天一纺织成功实现了缭绫产业化,同时,也拿下了例外女装品牌几百万元的面料订单,车间10台电子提花机24小时开足马力赶制,实现了博物馆馆藏面料走向市场化的大胆尝试。

如今的天一纺织,在鲁建平主导下,还专门成立了“天一雅集”工作室,专攻中国传统织物的研究与复刻。团队中不乏学术、技术、设计等各个领域的“大佬”,每一个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所有人集结在一起,为织物复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集结 于人群之中,向未来

在天一纺织三楼的展厅里,

密密麻麻地陈列着8000余种服装面料,企业更是以每年3000多种新产品的研发速度紧跟着时代潮流。如此潮流般的“创意”,用鲁建平的话说,正是源于“一中一西两个‘大脑’”。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从父辈接过接力棒的那一刻,鲁建平就深深知道这个道理。这些年,在世界各地的奔跑中,他更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我们要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多年前,天一纺织就找到了从意大利知名公司退休的设计师,邀请他们来中国参与面料开发工作,让世界的多元创意在同一块布料中得以完美呈现。鲁建平笑言,这就和以前父辈到上海去请师傅是一样的。

如今的天一纺织,在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等城市都建立了提花面料研发中心,聘请国外一流设计师,经过不断沟通磨合,真正实现创意融合。近年来,国研中心还与巴黎工作室一直保持着周会制度,双方消息交互,同步研讨色彩趋势、织物研发、染整工艺、产品数据等信息,保持企业发展的前瞻性。

在国内,天一纺织专注还原中国传统织物的故事早就名声在外。从改造机器到传统织物复刻再到创意面料走向市场,越来越多有想法、有情怀的人开始聚拢到鲁建平身边。高校、地方平台的助力,也让天一纺织成为新生代企业中颇有名气的开拓者。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当下,许村正积极谋划中国时尚产业集群新高地。最近一场中国纺织非遗大会在许村的顺利举办,让当地大量家纺、服装企业对于行业如何融合非遗文化走向市场有了更多思考。鲁建平觉得,作为创业创新大潮中的一员,自己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比起风雨 外卖小哥更怕 一个“差评”

通讯员谷尚辉报道

下午3点,送完一单的外卖小哥卢祥宇将电动车停在路边,这个时间段相对下单较少,他准备稍微休整一下。

打开手机,他又看到了那单差评,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超时被顾客差评。

他是四川人,前几年到台州开了一家小餐饮店,因为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最终餐饮店没撑下去。

如今他从事外卖这个行业已经好几年了。

“遇到特殊状况,需要和顾客说好话,沟通一下。”他说,很多顾客还是比较理解,比如高峰期外卖比较多,一旦路况不好,商家没做好包装,一些汤汤水水就可能会洒出一些,这时候他就会和客户好好说。

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外卖员的提成不同。他说,椒江现在外卖员的起送费是3.5元,根据距离不同,会有不同价位的补贴。“距离短补贴很少,只有几毛钱。”

要想多挣钱,每天就要多接订单,延长工作时间,从早干到晚,并且没有周末,每天都必须在别人的饭点回来飞奔。

为了多挣钱,外卖小哥要一次性配送多个订单,为了按时送达,有时候必须提高车速,抢时间。因为一旦订单超时,那么这个订单的提成可能就是0元。“顾客差评了,平台还会扣钱。”

刚入行一周的小哥李杰凑过来说:“听说差评会被扣50元,我刚开始干,还不太清楚。”

“我之前在企业上班,刚出来送外卖。”李杰是椒江本地人,他说,虽然新人行,但他发现外卖员这个行业很“吃”新人,从业者多、单子少、难抢,遇上差评,相当于

白跑,觉得自己还是得回企业。

对于外卖员来说,“差评就真的很难受。”

卢祥宇第一次差评是因为超时。当时他刚送完一单,手机就响起派单的声音,他看了一眼,发现商家距离他的位置有3公里多,但是顾客离商家的距离又接近5公里。

“可能当时周边没有其他外卖小哥,刚好我接完单,系统就派到我这里,正常来说应该是就近派单。”不巧的是那家商家备餐晚了,等他拿到餐再送到顾客家,已经超时。

“有时候系统定位也不是那么准。”他说,有的开放性小区的楼号排列没有规律,几幢楼梯绕来绕去很难找,有些封闭式小区不让外卖电动车入内,他们必须在小区里徒步送餐,没有电梯的,还得爬楼,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配送速度。

卢祥宇最不喜欢接医院的单子,因为电梯不好等,高峰期有时候等一个电梯要六七分钟,还要跟看望病人的家属挤电梯,很花时间,一旦有新的单子来,很可能来不及。

遇到极端天气,平台会延长送餐时间,外卖小哥们路上不敢加速。卢祥宇说,差评可能会扣服务分,服务分低了影响派单抢单,这也是很难受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差评的主要原因。

“有些顾客还会恶意差评,也不知道原因,我也遇到过。”卢祥宇说,不过现在平台对恶意差评已经有所管控,会进行甄别,对于恶意差评会撤销,并不会对外卖员造成影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渔光互补”项目赶工期

近日,清晨曙光初现,温州市乐清湾“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基地,劳动者在晨曦的映衬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项目建设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据悉,位于乐清湾的亨泰550兆瓦“渔光互补”发电项目用海2918亩,采用分块

发电、集中并网方案,光伏项

目总容量550兆瓦、储能项

目总容量220兆瓦,全面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将达到3.2

亿千瓦时,将渔业养殖和绿

色发电融合发展,助力绿色

低碳发展,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

通讯员蔡宽元 摄



清风坦荡涤尘襟 ——追忆改革开放后本报首任总编辑詹文元

运于1983年1月复刊。早在复刊前的1982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就下文批准詹文元为浙江工人报总编辑,还从浙江日报、省总工会调了一批精兵强将,与一些高校分配毕业生,组成复刊筹备班子。

詹文元祖居山东乐陵县,1931年生,17岁那年,他随着解放全中国的南下大军到了浙江。从上世纪50年代起,长期工作在党的理论和新闻战线上,先后在中共新昌县委,省委组织部,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委办公厅理论写作组,浙江日报理论部等部门任职,曾被推荐为所在单位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出席过亚太地区第一届世界新闻出版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准,浙江工人日报的前身浙江工人报也应

运于1983年1月复刊。早在复刊前的1982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就下文批准詹文元为浙江工人报总编辑,还从浙江日报、省总工会调了一批精兵强将,与一些高校分配毕业生,组成复刊筹备班子。

詹文元祖居山东乐陵县,1931年生,17岁那年,他随着解放全中国的南下大军到了浙江。从上世纪50年代起,长期工作在党的理论和新闻战线上,先后在中共新昌县委,省委组织部,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委办公厅理论写作组,浙江日报理论部等部门任职,曾被推荐为所在单位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出席过亚太地区第一届世界新闻出版代表大会。

詹文元来到浙江工人报时,正处于全国许多省的工人报刊复刊或创刊之际,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如何办好一张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又为工人喜闻乐见的报纸,如何走出一条有鲜明特色的工人报办报之路,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成功的模式。詹文元和报社同仁,群策群力,为复刊后的浙江工人报定下了“为工人,写工人,工人写,工人读”的办报方针,从而找到了本报的明确定位。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复刊后的本报始终把反映工人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为己任,大胆地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复刊后半年时间

里,反映职工呼声、为工人伸张正义的新闻报道共有七十多篇。此后,报社同仁秉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精神,刊发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报道:

《金乡镇家庭工厂大量雇用童工》《厂长胡崇康以权谋私压制民主停职检查》《大锅饭下的阴影》《生命的烛光》等等,都先后评上了当年浙江省好新闻,这中间有不少题材是詹文元主持或参与策划和组织的,有的稿件他还亲自操刀。

詹文元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深切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重视发挥报社在培养“四有”工人中的作用,组织力量在茫茫书海中采集有关知识、治学等方面的格言、锦言四千六

78岁金华道情传承人: 用歌声温暖生命

通讯员王志坚报道

“只要大家喜爱,我活一天就要唱一天,会一直把道情唱下去。”已经78岁的金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英盛,歌声依然洪亮有力。

叶英盛是义乌市佛堂镇下叶村人,自幼历经坎坷,5岁丧母,7岁失父。成为孤儿后,他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长大。11岁时,村里来了一名盲人演唱金华道情,那深情的唱腔和动人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叶英盛的心灵。他决定学习这一传统艺术,希望通过努力,用歌声温暖他人,也为自己找到生活的出路。

凭借天赋和努力,叶英盛很快便掌握了道情的基本技艺。为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14岁时,他拜当地老艺人吴九妹为师,正式踏上了道情艺术的道路。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他更加勤奋刻苦,日夜苦练,终于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和一身过硬的功夫。

16岁时,叶英盛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的演出安排都非常满。他常常带着渔鼓和简板,从一个村赶到另一个村,为村民表演道情。他还记得有一次到村里演出时,有个叫王同贤的村民看完演出后,请他第二天再到该村演出一次,称自己的父亲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很想听一次道情。叶英盛答应下来,第二天赶了近20公里的路,来到老人家,在他

的床头唱了两个晚上的道情。

还有一次,叶英盛在义乌市佛堂镇表演传统道情,当时台下来了一名特殊的观众。这名观众姓张,身患重病的他坐着轮椅,由其妻子和女儿陪着,从2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来。

叶英盛说,这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觉得自己被观众“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也是他坚守这项传统曲艺的动力。

从田间巷陌到剧院舞台,随着走过的路越来越多,叶英盛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会的传统段子很多,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如《八仙拜年》《滚元宝》《万花楼》等,还曾被录制成唱片、磁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受到了道情迷们的喜爱。

叶英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道情艺人,更是一名热心的文化传承者。在他的影响下,义乌有一大批热爱道情艺术的年轻人加入了曲艺队伍。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叶英盛先后培养了20多名徒弟。如今,他们常年活跃在基层,开展各种文艺展演活动。不仅如此,义乌市义亭镇坂田朱小学还专门开设了以叶英盛为指导老师的道情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金华道情。